

# 逆流的时间, 精神的荒原

## ——短篇小说《本杰明·巴顿奇事》的主题解读

魏 然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幻想小说《本杰明·巴顿奇事》的主题进行解读, 揭露了美国上世纪 20 年代人们精神生活的萎靡和颓废。如同本杰明倒行的生命一样, 情感、荣誉和梦想等表面上美好的事物最后也都走向了相反的一面。假象背后揭示的正是人们被掩盖的精神危机和灾难。

**关键词:**时间倒流; 精神危机; 情感; 荣誉; 梦想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34(2010)03-0107-03

### Retrograde Time, Spiritual Wasteland

#### — On Theme of the Short Story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WEI R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By the analysis of the theme of F. Scott Fitzgerald's short fantasy *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the spiritual depravation and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people in "The Roaring Twenties" are uncovered. All apparently beautiful things including affection, honor and dream, ultimately move to their opposite direction like the retrograde life of Benjamin Button. What stays behind these pseudo phenomena is the covered spiritual crisis and disaster of people.

**Key words:** retrograde time; spiritual crisis; affection; honor; dream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曾在他的自传体文章《作家的黄昏》中说:“为期刊杂志写短篇小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写到途中往往会发现其内容过于单薄, 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跑。构思情节便如同没完没了地爬楼梯, 留不下使人感到出其不意的悬念。”<sup>[1]241</sup>菲茨杰拉德对于自己短篇小说苛刻的言论, 让不少评论家误以为他的短篇小说只是为了赚取稿费而匆忙炮制的作品, 不值得深入研究, 其实不然。短篇小说的创作绝非易事, 包括他的那些辞藻华丽、仅为赚钱而写的作品, 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对生活的体验。《本杰明·巴顿奇事》(*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1922)是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中的早期作品, 故事贯穿主人公本杰明的一生。从出生时的耄耋老朽, 到婴儿般无知无觉的脑死亡, 本杰明的一生注定是与众不同的。本杰明·巴顿的时空交错源于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的一句话:“人生一大憾事是其始也至善, 一日不如一日, 至其终则坏无可坏。”<sup>[2]2</sup>菲茨杰拉德受到启发, 虚构了一个逆天命而行的奇人。他在扭曲的时间框架中成长, 体会到了别样的情感、时间的变迁和生命的消逝。“逆行”让他的生命不同于常人, 就像上世纪 20

年代一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同时他的生活又平凡得和常人没什么两样——求学、结婚、参军、跳舞、做生意……魔幻与现实相交融,勾勒出一幅美好又略带遗憾的生活图景。本杰明的传奇从开始到结束,都融入了菲茨杰拉德对于整个爵士乐时代美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荒诞之中,他向人们讲述在歌舞升平、富丽堂皇的物质表象下掩藏着的精神危机和灾难。正如本杰明倒行的生命一样,在丧失信仰和道德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多么美好的事物都变成了虚幻的假象,最终走向它的反面,走向幻灭的深渊。

## 一、变质的情感

一战后的美国进入了太平盛世,进入了“喧哗的20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sup>①</sup>。在经济发展的巨大光环下,人与人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表面上他们逍遥快活,然而情感上备感孤独。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915-1981)称他们为“流放的一代”和“无根的一代”,“就像在夏日沃土中萌芽的一根风滚草,叶子伸展开来,可是根却慢慢地干枯了,变得脆了”<sup>[3]31</sup>。菲茨杰拉德沉醉于那个时代的奢华享乐,也深深地感受到情感和精神上的流放、颓废和绝望。

本杰明·巴顿的出生让他的父亲罗杰·巴顿怀恨在心,像他们家这样“好与那些名门望族沾亲带故”<sup>[2]4</sup>的南方绅士家庭容不得有损家庭名声的怪物。他自欺欺人地把本杰明当成一个正常的孩子,给他买婴儿的玩具,让他一日三餐都喝牛奶,培养他对陀螺和玻璃弹珠的兴趣,把他的头发和眉毛染成黑色,将其最糟糕的部分掩盖起来,用尽各种方法隐瞒其年龄真相,“这样他也许还可以保留几分自尊——更不用说在巴尔的摩的社会地位了”<sup>[2]56</sup>。本杰明慢慢变年轻后,他的儿子罗斯特已经成家立业,并在巴尔的摩的社交圈十分活跃了。因为不想让家中平白无故冒出什么丑闻,他不让本杰明直呼他的姓名,“家里有人时,我要你叫我叔叔,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叫我的名字看起来太荒唐了”<sup>[2]56</sup>。他还要本杰明戴上眼镜,两颊粘上胡须,“看起来早年的闹剧好像又要重演了”<sup>[2]57</sup>。本应亲密无间的父与子,因为奇人本杰明一切的不合时宜,亲情也统统变了味道。

本杰明与希尔迪加的爱情也一样耐人寻味。当“化学变化熔化和重组他身体里的所有要素”<sup>[2]34</sup>,让他疯狂爱上希尔迪加时,这种一见钟情的吸引力仅来自于“美得能叫人犯罪的”花容月貌;希尔迪加则是为了追求与成熟男人结婚的浪漫。她直言喜欢这个年龄的男人:“年轻的男孩傻里傻气,像你这个年龄的男人知道如何欣赏女人……你是浪漫正当年啊,二十五岁太追名逐利;三十岁总是由于过度劳累而脸色惨白;四十岁的人故事太长;但五十岁是成熟稳健的年龄。我喜欢五十岁。”<sup>[2]39</sup>建立在外表上的爱情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本杰明一日比一日年轻,希尔迪加的美貌也难见光彩时,“本杰明开始感到纳闷,她怎么可能对他有过吸引力?”<sup>[2]51</sup>亲情的隔膜、爱情的假象,甚至是人与自身的疏离,这样的悲剧说到底还是喧哗声后人们精神生活匮乏的结果。表面上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实际上到处都是险滩暗礁、激流暗涌。精神河流的干枯让他们如饥似渴地在物质、虚荣心,甚至是表面的欢愉上寻找补偿。

## 二、荣誉的假象

在这个“历史上最会纵乐、最讲究绚丽”的特殊时代,菲茨杰拉德陪伴了一个时代的成长与毁灭。他在美国文坛的声名鹊起伴随着声色犬马、放浪形骸的酒食争逐,然而他却能及时抽身、冷静观察,可以说是“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sup>[1]243</sup>。“当他拿起笔来,他写的正是自己。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自己的感觉和心境的流露。”<sup>[4]55</sup>菲茨杰拉德用他的作品记录下自己成功背后灵魂和精神的空虚和挣扎。

故事中的本杰明因为身体的变化,而感到每天“似乎全身的血管都充满了新的活力”<sup>[2]46</sup>。他开始厌倦家庭生活,一心想寻求新的刺激。于是他决定去参军。本杰明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和他在商界的影响帮他赢得了不少英雄奖章。他非常迷恋这种活跃而又刺激的军旅生活,对于退伍感到非常惋惜。回到家乡后,这种寻欢作乐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他开始打高尔夫球,而且成绩斐然。他也热衷于跳舞,1906年他是跳波士舞的专家;1908年他成为跳玛嬉舞的高手;1909年他的城堡舞成为城里所

① The Roaring Twenties 指的是美国一战结束后到经济大萧条这段时期 经济高度发展 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

有年轻人羡慕的对象。”<sup>[2]52</sup> 菲茨杰拉德在《崩溃》中回忆自己成功后的心理感受时说：“当爱情和金钱成为理所应得的东西、显赫的名声也失去其神秘色彩时，当辅助现实的将来和充满欲望的过去在一个美丽的瞬间融为一体时——这时生活就的确如一场梦。”<sup>[1]93</sup> 战后的那一代人对信仰、道德、生命都失去了信心，精神濒临崩溃。金光闪闪的荣誉奖章和各种奇异的头衔就成了他们的精神避难所。日益增多的荣誉和头衔让本杰明·巴顿的生活一度光鲜亮丽，同时他也借助它们逃避现实。他表面上狂欢作乐，过着酣畅阔绰的生活；实际上精神饥渴，情感干涸。英雄勋章和舞蹈冠军给了他自由和时尚，却无法为他消除失望和失落。

### 三、梦想的幻灭

在到处都潜伏着发财机会的爵士乐时代，美国神话使一代人眼花缭乱、神魂颠倒。人人都憧憬它、向往它，把它当成神明一样跪拜。菲茨杰拉德像所有上世纪20年代人一样不知疲倦地践行着美国梦，然而它并没有成全那些前仆后继的追梦人，留给历史的只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背影。

在本杰明·巴顿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记忆逐渐模糊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记不清最后一次喂他的牛奶是热的还是冷的，以及日子是怎样过去的”<sup>[2]67</sup>。每天随着太阳西沉就昏昏睡去，“在他稚气的睡梦中，没有什么烦恼的回忆；那些大学时代的美好日子，那些使许多女孩子心旌摇荡的燃情岁月，都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往事——圣·胡安山上的枪林弹雨；婚后头几年繁忙的夏日里，为了深爱的年轻的希尔迪加整天工作至夜幕降临——所有这些都像虚幻的梦一样从他心中消失了，好像这些事从没有发生过”<sup>[2]67</sup>。当最后一丝牛奶的甜香淡出他的脑海时，他传奇般的一生落幕了。他不可思议的人生轨迹如同人人垂涎的“美国梦”，本应辉煌、壮烈，创造奇迹和史诗般的丰功伟绩，然而却平淡无奇，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最后也走向死亡这条不归路。美国神话的背后是人们赤裸裸的发财梦，即使兴盛一时，但因为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难以长久。1929年10月爆发的经济危机结束了这一个时代的享乐主义生活，并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穷尽一生去追求的梦想永远只能是幻影。菲茨杰拉德预料到了这一点，他在《爵士乐时代的回声》中写道：“在我们年轻时，生活显得那么得浪漫和美好，我们之所以会怀念它，是因为这一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永远不会再复返了。”<sup>[1]36</sup> 故事中的本杰明缩小成婴儿，最后毫无知觉地死去时，根据小说暗示，正是在1930年。再传奇的生命也有走向死亡的一天，人们追寻的梦就像本杰明的生命一样最后消失了。

本杰明·巴顿是菲茨杰拉德创作的一个典型，“菲氏的创作不是以类型的方式，而是以个体的方式；不是以理智的方式，而是以感觉的方式来触摸一个人的欲望乃至时代的精神脉搏”<sup>[4]49</sup>。菲茨杰拉德通过这样一个生命时间与我们相向而行的人放大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和危机。真挚的情感、引以为傲的荣誉和绚烂夺目的梦想是多少人一生的追求，但在那个喧哗的上世纪20年代，这种本应纯洁的追求都免不了蒙上世俗的色彩，走向了它的反面。本杰明·巴顿一生中的潮起潮落折射出那个年代那些迷惘的人们精神世界的满目疮痍。挣扎于希望与挫折、梦想与失望之间，菲茨杰拉德不得不借助这样一个倒流的生命去唤起人们对于时代的关注。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有多少人成为了精神上的本杰明·巴顿呢？叹息之间，发现现实的无奈，“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sup>[5]</sup>。

#### 参考文献：

- [1] 吴建国. 菲茨杰拉德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2] 菲茨杰拉德. 返老还童[M]. 张力慧, 汤永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3] 马尔科姆·考利. 流放者的归来[M]. 张承谟,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 [4] 齐宏伟. 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5] 菲茨杰拉德. 了不起的盖茨比[M]. 巫宁坤, 唐建清,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122.